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走出筲箕坪

杨世祥 著

丽江市哲学社会科学及重点文艺著作基金资助出版



杨世祥，男，傈僳族（玛卓人），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中心镇楠木村木脚坪人，云南省华坪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职工，先后在《民族文学》、《云南日报》、云南烟草《大成》、《玉龙山》、《丽江》、《怒江》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民族研究论文等一百余篇30万字，出版小说集《木楞房之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丽江作家协会理事。



走出筲箕坪

杨世祥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走出箐箕坪 / 杨世祥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222-11828-7

I. ①走… II. ①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0450 号

走出箐箕坪

杨世祥 著

责任编辑: 苏映华 文艺蓓

责任校对: 刘 焰

责任印制: 洪中丽

总 顾 问: 谷学洪

学术支持: 华坪傈僳文化研究会

顾 问: 丁发荣 王崇明 李文顺 蚩正荣 吴顺才

整体设计: 丽江市民族艺术协会

责任设计: 刘晓雁 刘芮霖

插 图: 杜 忠

题 字: 王化永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邮箱地址: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70 千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978-7-222-11828-7

定 价: 38.00 元



序

杨瑞波

杨世祥托我为其第二本集子《走出笕箕坪》写序，我有些为难。请名家或“大领导”写序，是通常的做法，古今概莫如此。找我这个既非名家又非领导的“副处级侦查员”写序，大抵是他的生活圈子和性格使然，因为他不善社交，生活圈子较窄，性格又太腼腆、太内敛，太缺乏找名家和领导的勇气和耐心，而我则是他的老师、同事、朋友，对他和他的民族，都有着较为深厚的情谊，且有相当的了解。于是，我体谅而又冒昧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作为一个末流的朴实的业余的勤劳执着的傈僳族作家，杨世祥的绝大多数作品，都离不开他深爱着的傈僳族——傈僳的山水人情、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历史变迁。因此，在我们读他的作品之前，不妨对华坪的傈僳族做一番粗线条、印象式的了解。

傈僳族是华坪的世居民族，2011年有2.8万人口。《元一统志·丽江路》载，傈僳族先民“主要居住在‘东有丽水，西有兰沧，南接大理，北距吐蕃’的丽江范围内”。在有文字记载之前，华坪傈僳族先民何时何因来到这片热土，尚须进一步考证。但有四个特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华坪傈僳族骨子里流淌着“迁徙情结”，在其《创世纪》等古歌中遗存着大量迁徙的内容。二是明清以来饱受战乱与挤压，有文字记载的明嘉靖二十八年大迁徙，清道光二年的唐贵起义和清光绪十九年的谷老四起义被镇压，都给这个民族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和哀婉内敛的烙印。三是因躲避战乱和长期保留狩猎、采集的经济形态，使其大多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其“登山捷若猿柔”、擅“利刀毒弩”的民族特性尤为突出。四是与其他民族“参错而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若干群落，但不管如何分散，却有着族群内强烈的“民族认同”，无论相隔多远、是否认识、有无亲缘，只要相互对上“傈僳话”，顿时亲如故人、温暖如春；同时又因语言、习俗差异和历史上的无数龃龉，与杂居区的其他民族有着明显的“认不同”心理，直到现在，还会有极个别傈僳人“见了汉人就躲”的现象。居于上述历史、环境、心理的综合因素，华坪傈僳族给人们留下这样的总体印象，即内部团结、对外疑惧，比较内敛、较为拘谨，擅长狩猎、尤爱喝酒，不善农耕、不善理财，居室简



陋，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进步”等政策，使华坪傈僳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心理状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三十多年来，华坪傈僳族逐渐投身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文明和谐的大潮之中，打冤家、避战乱、大迁徙的生活早已结束，住茅房、吃栽水、采野果、不洗脸已成记忆，科技农业逐渐取代“刀耕火种”，林果蔬菜等多元经济渐成蓬勃之势，开矿、经商等尝试已使部分傈僳人步入小康，外出务工、外出念书蔚成时尚，一大批讲文明、守法纪、崇道德、善农耕、有技术、会经营的傈僳人正在成长，他们在与汉、苗、彝等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学习交融过程中，分享着和平安宁、幸福祥和、文明进步的丰硕成果。总之，华坪傈僳族，正在经历着“斗转星移”般的巨大历史变迁。

在这种巨大历史变迁中，华坪傈僳族的“民族特性”正发生着“润物无声”的变化和分化。他们中的少部分族人仍然抱着封闭的态度，拒绝现代化，拒绝文明进步，至今尚有不懂汉语的人；有少数族人则羞于承认自己是“傈僳扒”，不了解本民族传统、不讲本民族语言、不再穿“花傈僳”裙裾、不遵守本民族禁忌，这类人中虽不乏成功人士，但多受族人腹诽，因为他们已经被彻底融合与异化。特别值得赞誉和讴歌的是华坪的大多数傈僳族人，他们既保持着本民族的根，又踏着时代的节拍，投入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他们心智渐开、双语皆通、闯劲十足，在种植养殖、工矿劳作、市场营销、社会事业的广阔舞台上学习探索、干事创业，走出了一条条发展进步的人生道路；在他们的身上，你会感受到古老与现代、传统与文明、坚守与俱进的生动情态和鲜活风貌。杨世祥同志的小说集《走出筒箕坪》就是对这种生动情态和鲜活风貌的张扬、讴歌与真实写照。

这些年来，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得到较为全面的保护。傈僳族的神话、传说、诗歌、舞蹈、音乐、民俗等渐次被收集、整理、抢救和保护起来，这无疑是必要而伟大的举措。但是，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必须遵循“原生态”这个原则，它所反映的是傈僳族先民的文化记忆，是古董、是遗产、是“过去的样子”；而现代的、当下的、与时变迁着的傈僳族生活及其风貌，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不能做到的。杨世祥同志的小说集《走出筒箕坪》正好弥补了这个空缺，他以其生动、朴实、深情而又略带幽默调侃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三十年來傈僳族山村发生的故事，展示着民族变迁的历史进程，他将各色傈僳族男人和女人們的喜怒哀樂、梦想追求、起落沉浮、生存环境、生活情态汇注笔端，通过一幅幅画

卷、一个个形象、一次次追寻、一场场博弈、一声声吟唱，“五味俱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傈僳人打开了一道永不关闭的窗口。这或许是市委宣传部、市文联资助这本集子出版的真实考量，也是《走出筒箕坪》值得付梓、值得一读的价值所在。

读罢《走出筒箕坪》的二十余篇文稿，既使我受到感染，为他的勤奋、进步感到高兴，同时又觉得有些遗憾。一是有的篇什体裁感不强，归入“小说”集比较勉强，比如《我是谎言》的“意识流”色彩较浓，读起来有些艰涩，或许更像是一篇散文；《我是毕扒送你回家》则更像在吟诵“指引亡灵的经文”。二是有的篇什在结构上不够严谨和紧凑，转折、过渡、伏笔、照应等逻辑演进不够清晰，“信马由缰”的味道比较浓厚，比如《傈缘情觞》就有“拉长”了的感觉，丰挺等人的自杀也交代得比较含混。三是背景、场景、人物的描写能力显得有些不足，往往采用粗线条的记叙代替描写，因而制约了感染力的提升。四是短篇小说所期待的“跌宕起伏”显得不够，未能更多地给我们“峰回路转、大出意外”的惊喜。五是从更高的要求看，小说须以营造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为最高境界，而《走出筒箕坪》中的环境和人物，离“典型”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

虽然这个集子存在诸多遗憾，但是作为文学“欠发达”地区的华坪，能够滋养出杨世祥这样勤奋执着的乡土作家，能够写出如此生动朴实、情真意切反映傈僳族现实生活的作品，还是值得学习和褒扬的。至少，《走出筒箕坪》为我们呈现了三十年来的华坪傈僳族生活的历史画卷，其人物、景物、生活情态鲜明、生动、朴实、真实，富有民族和地方特色，富有值得记取、思索、品味的感染力。我认为，其作品的特色和“闪光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扎根傈僳族文化的沃土，写他熟悉的人和事。杨世祥出生在类似“放马坪”那样的傈僳族山寨，工作后又经常到傈僳族山区工作，加上他对傈僳族民族民间文化有着近乎痴迷的兴趣，使他的作品始终洋溢着傈僳族传统文化的气息。比如《我是谎言》《我是毕扒送你回家》《蘑菇山枪声》等篇，都能感受到作者对傈僳族《创世纪》古歌、对民族迁徙历史、对“敬山神”等传统和风俗的认同和尊崇，他相信“厄萨”的神力，坚信祖先是从“蒙汉滴哩”（青海湖的一个小岛）迁徙而来，当他坐索道登上玉龙雪山的时候，“我很胆战心惊，这源于我对雪山险峻的敬畏，也源于峨绿瓦（玉龙雪山）是我们族人亡灵回归‘蒙汉滴哩’必须经过的圣洁之地”。迁徙、战乱、敬神、尊祖等民族情结，深深地扎在作者的心理，这给受过“无神论”



教育的他，造成精神上的冲击和撕裂，尽管他在工作中坚守着唯物主义的基本法则，但当他进入创作的“思考乐园”时，总是浸泡在民族文化的深海之中，由此就使他的作品，更多地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这对我们认识和理解当代傩傩族的民族心理，或许是有一些帮助的。再就是，集子中的二十余篇作品所写的人物、景物、故事，绝大部分都与作者的生活工作经历、性格特点、个人爱好息息相关，这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所倡导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理和要求也是吻合的。对作者有较深入了解的人，甚至可以从他的每一篇作品中，读到“阿池罗扒”（作者的傩傩名）的影子，比如《猴爷和扩撒帕》中的主人公，几乎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自传，只是用了些“改头换面”“李代桃僵”的“障眼法”罢了。《烟语菲菲的塔湾故事》，则除了地名、人名被虚拟之外，大都是他这些年亲历、亲为、亲见的事情，丁久平则可看作他和他同事们的混合体，丁久平为烟农服务的敬业精神、对民风民情的深入了解、对基层工作方法的熟练掌握、处理复杂问题时的机智与幽默等等，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没有扎实的生活经历和细致的观察与提炼，是不可能做到的。

总之，山里走出的杨世祥，以山里的物华信手为我们烹调出“山里的故事，山里的语言，山里人的快乐和山里人的悲伤”。

二是写出“鲜活的寂寞”，心游万仞、收放无拘。凭我的了解，杨世祥是一个腼腆、内敛、低调、朴实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内心“非常寂寞”的人。最近读了他的二十余篇作品，愈发增强了我的这种感觉。前几年，他一度嗜酒如命，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创作也几乎停顿，真有点像《一路情歌一路酒》中的主人公“久又贵”，甚至有些接近《放马坪那些傩傩男女》中的“丁副县长”。他为何寂寞呢？或许是个人专长与岗位工作的落差、自我实现的错位，以及不做生意不炒股票不逛商场不玩游戏，加之工作压力、生活窘迫、婚姻疲劳、情感纠结、理想错位，使他感觉现实生活与内心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仿佛自己成为不合时流的“另类”，于是他感到无助、无力和无边的寂寞，正如《我是谎言》中的自白“喝酒是因为寂寞”。寂寞得只做“上班、回家、喝酒”三件事：上班是生活的依托，回家是家庭的责任，喝酒是宣泄寂寞的通道。两三年前，在领导警告、朋友忠告、身体报警的作用下，他终于像“久又贵”一样，彻底把酒给戒了。这样一来，宣泄“寂寞”的所有通道全部给堵死了，而寂寞依然没完没了地纠缠着他，内心的思想、情感、想象甚至是幻觉，潮水般地在他那寂寞的心底里翻腾、撞击，终于冲出了一个缺口，进而汇聚成“创作冲动”，于是二十余篇小说就成了他“发泄寂寞”的最新成果。这似乎印证了厨川白村“生命力受了压抑

而产生的苦闷是文艺的根柢”之谬说。细心品读他的作品，你会明晰地感觉到作者内心那经久不息的寂寞。让我们感到万幸的是，这寂寞中酿制的景物、人物、故事，充盈着作者的遐思与情怀，显得跳跃、鲜活、动人。在《我是谎言》等不少篇目中，我们不要试图去理清故事梗概或找出“中心思想”，他所倚仗的，是“寂寞”推动下的一种情绪、几组片段、若干奇思怪想，神话、往事、现实、未来、人物、场景、内心独白等等如清泉般汨汨流出，时空交错、收放无拘，“心游万仞，精骛八极”；整体只能触摸情绪，片段则饶有韵味。比如民歌歌唱家“鱼波涛”、喝酒最猛的“火医生”、预言孙子将成为“神传毕扒”的“阿巴”、会放“蛊”的“老谷”等等，都显得鲜活而又真实。更为离奇的是，他居然想象着自己高龄后成为“神传毕扒”，似乎太有些邪乎，但你把他设想成一个对本民族文化、宗教着迷的“孤独妄想狂”，就会读懂作者“云遮雾罩”背后的情感密码。这，就是我认为作者写出“鲜活的寂寞”之真正原因。换言之，如果没有本民族文化甘泉浸润着的寂寞与思考，他的作品将只会是“穿着傣傣族裙裾的汉族小少妇”，而不是我们今天读到的“骨子里流着傣傣血液的傣傣人”。

三是情真意切，爱憎分明。情是文学作品的核心要素之一。古人说“动人心者，莫先乎情”。好的作品，往往都是“情动于衷而行于言”。驱使我们把《走出筒箕坪》读下去的不是其故事情节，而是作品中洋溢着民族、乡土、凡人情怀。在《走出筒箕坪》一篇中，村委会副主任虎兰，丈夫离家出走十年，但她仍照顾双老，工作上更是干练、务实、成绩突出，其坚强的背后，承载着很多寂寞、彷徨与无奈，于是“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虎兰喝多了”，麻飞宇“连抱带扶把虎兰送到宾馆房间”，“眼睛闭着的虎兰突然坐起来抱住他的腰，把头伏在他的后背：‘抱紧我，姐姐好苦，好累，真的’，虎兰的声音很小，但麻飞宇听得真真切切，‘我不是虎，我是猫，我是猫，一只温顺的小猫，你怀里的一只小猫’”。由于作者对虎兰经历充满感情的叙述和描写，读者并不会把虎兰看作“不贞的坏女人”。作者把自己的情，通过人物塑造影响和感染着读者，这就是情的力量。作者充满感情的情景营造和人物塑造，让我们记住了一段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情真意切，融汇在作者的大部分作品之中，就连《路桥人生》中的“乞丐漫想”，都包含着作者的关爱和同情。同时，作者“下笔用情，但不滥情”，表现出“爱憎分明”的是非观。比如《放马坪那些傣傣男女》中乔高应一家，恶有恶报，“结局都很悲惨”；《一路情歌一路酒》里的浩林江，“当副县长时不像副县长”，“当所长时又不像所长，他喜欢任何事情都高谈阔论一番，让别人认为他什么都懂，但结果是给人的感觉是他什么都不懂”。而“不喝酒不抽烟不吃鱼肉不打麻将不找小姐的老久”，虽属另类，却是作者心目中



的“正面形象”，而现在的杨世祥，除了不吃鱼肉外，业余爱好几乎与老久甚为相似。春秋笔法，一字褒贬；“文以载道”，虽有过的，但胸有是非、斥恶扬善，还是值得倡导和期许的。

四是生活化的平民语言，朴素清新幽默。语言富有感染力，是小说集的另一个亮点。他那生活化、平民化、口语化的语言，朴素、清新、顺口，还透着些许幽默调侃的豁达与纤巧，因而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和可读性。比如“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参谋，现退休民警、傩傩族老头几天兵只要一见我，就会大吹特吹他的辉煌故事”（《几天兵》）。朴素简短的几句话，就把人物的概况介绍得清楚而有特点；“婚礼上，丁小丁漂亮的表妹几晴阳，穿着一身崭新艳丽的傩傩族服装，说一口流利的傩傩话和普通话，给客人散糖递水，热情大方，在丁小丁面前哥上哥下的，在婚礼上特别显眼，让当新娘的李若兰都有点醋意”（《丁小丁婚礼》），不多的一段文字，把婚礼的场景、表妹的情态和新娘的心理状态都表现了出来，显得自然清新、耐人寻味。《我是毕扒送你回家》中“生你的是母亲，怀你九个月，母亲多艰难……挽手抱着你，背上背着你，辛苦养大了”，这种直接汲取民歌元素的表达方式，既有特色，又增强了表现力。“和那个管不住裤裆的男人商量”、“别一天给老子惹事”、“野兽派歌手真情嚎叫”、“大姐今天卖赢了”（《烟语菲菲的塔湾故事》）等等语言，蕴含着浓厚的平民色彩和生活气息，这种被鲁迅赞誉为“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的追求，是鲜活的、用心的、有生命力的，值得肯定和继续发扬。《走出筒箕坪》语言上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幽默和调侃，而且在“吐酒糟的同时也吐了很多人生哲理”，比如“女歌手乔二妹是鱼江游的二期（妻）工程”、“就是拆散一件长袖毛衣再重织一件短袖毛衣”、“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都收狐狸精”、“林子大了什么鸟都要有”、“人生自古谁无酒，留取丹心照酒精”、“鹿子是狗撵出来的，山歌是酒撵出来的”、“情歌越唱越累，表妹越来越少”、“人是需要一点毛病的”等等，让我们有一种“酷夏喝冰水”的感觉，既过瘾，又惬意，还带着些许回味。

五是善抓人物特点，虽笔简而入活。小说集《走出筒箕坪》中的人物众多，有的贯穿通篇，有的则跑龙套式的过过场子，虽没有什么典型人物，但却大都生动鲜活、富有特点。猴爷、老几、火心、鱼阳、虎兰、麻飞宇、丁久平、丁小丁、久又贵、谷发财、阿池罗扒等几个贯穿通篇的人物，作者着墨较多，而且各有特点，各有性格，有血有肉，鲜活可信，大有呼之能出的感觉。特别是丁久平、久又贵、虎兰三个人物，塑造得尤为成功：丁久平业务精、民情熟，幽默机智，有深厚的农村工作经验和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

是众多烟站站长的集中体现，他能将骂过自己、抵制种烟的“老谷”处成好朋友，并一定要“杀牛”来招待他；他能洞察出“丁老闷”没有穿内裤，并通过“老子把你的裤腰带解下来”制止事态失控，之后又“买了一瓶莽子酒和一包红河烟，不由分说地塞进丁老酒的包里”，巧妙而又成功地化解了矛盾、平息了事态。久又贵从副教授、酒鬼到常务副县长的过程，和他与亚娜之间的那种若即若离、近疏离伤的“暗恋”，乃至“有情人终成他人家属”的伤感，都写得惟妙惟肖、生动感人。虎兰则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位女性，其姓氏就新颖别致，“虎”形“猫”声，正如她的性格和做人做事品格；她做事风风火火、精明干练，有几分像虎；但她忠贞善良，孝敬公婆、关心他人、情谊浓浓，又很像是一只可爱的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的一些“龙套”式人物，虽着墨不多，仅寥寥数笔，都写得生动鲜活，很有特点。比如《烟语菲菲的塔湾故事中》那位牵毛驴擦挂了警车的妇女，面对警察索赔要求时说“你的车是这个毛驴干的，你叫它赔你呀，它要不赔，你把它下面那个割走，我没有意见”。简短的几句话，就把一个泼辣、机敏的村妇形象写得活灵活现而又真实可信。再如放马坪私挖煤的暴发户张二宝、喜欢用钱拍人脑袋的雀云兵、大碗吃肉大碗喝酒的乡长乔云豹、恭称警察为“大哥”的街头小混混二毛、老打瞌睡的工友“老烧”等等人物形象，都着墨不多，但都很有特点，富有个性、代表性和感染力。

六是始终把握“坚守”与“发展”的主旋律。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智能化主导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潮流中，散杂区的傣族群体，必然面临着“坚守民族文化”与“紧跟时代步伐”的双重考验。在这个艰巨的考验、艰苦的抉择过程中，不少傣族人只是本能的、不自觉地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尽力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时代、谋求发展”是他们的原动力，因为人人都想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而“保持民族传统、民族特性”只是他们的一种惯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惯性将会渐次减弱。这，就是作者担心和忧虑的地方。正是这种忧虑，驱使作者借助小说和小说人物，抒发和寄托他的理想，那就是：既要坚定且能动地坚守民族传统、民族特性不动摇，又要积极主动地跟上时代步伐，谋求民族的发展进步。在他的半数以上作品中，强烈地贯穿着他的这一理想和主张。比如文中反复出现的对民族神话、传说、歌谣、宗教、习俗的介绍、赞扬、尊崇，并对不讲傣话、不遵守民族传统、民族禁忌的傣人给予鄙视和嘲讽。作者的这一理想，最集中地体现在《走出筒箕坪》《鱼阳和傣苏旅馆》《追蜂世家》等几篇作品中。《追蜂世家》一方面结构非常集中、合理，依次出场的蜂长脚、蜂贵、蜂沙渡三代人，都保持着民族和家族追蜂的爱好和特长，而且表现得非常专业，诸如放风标、各种马蜂的特性介绍等，都比较形象、细腻、生动，这就是“坚



守”的最好例证；另一方面三代人追蜂的特点不同，蜂长脚以找蜂、烧蜂为主；蜂贵则以找蜂和集中规模养殖为主，并且上了电视，成为明星；蜂沙渡则大步跃进，他配备摄像机、摩托车等现代工具，还开设了追蜂的博客，对蜂的习性特点开展研究，并以此为机缘考上了动物学研究生。在蜂氏三代人身上，合乎逻辑地演绎着“坚守传统”与“发展进步”的理想人生。《鱼阳和俚苏旅馆》里的毕扒、火心、乔保等几个人物，在“只准俚俚人住”的旅馆里，极力营造着民族文化的氛围，象征着他们在汉文化的城郭里，坚守“俚俚族文化堡垒”的理想和信念；特别是主人公鱼阳，凭着懂俚俚、汉、英三种语言和深入研究俚俚族文化的优势，成功到美国深造，并在美国南亚研究所工作。他的成功，寄托着作者的美好理想，是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定论的生动诠释。作者通过鱼阳这个主人公的成功塑造，把“坚守”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即“以发展求坚守”。《游出大山的鱼》是领题之作，更为集中地体现了“坚守中发展”这一理念。主人公鱼向东的阿巴（爷爷）“不管你走多远，你还得回来”这一定论，蕴含着“不忘根本”的深刻意义。鱼向东第一次第二次走出筒箕坪失败之后，通过艰难的抉择和艰苦的努力，开办起煤矿并大获成功；成为有钱人之后的鱼向东，在筒箕坪为三十出头的自己建好生基坟，寓意着“坚守根本”的坚定信念；同时毅然决然卖掉煤矿，第三次走出筒箕坪，去从事更富有挑战性且更符合时代方向的产业，体现出鱼向东追求开放、进步、文明历史潮流的果敢与坚毅。

华坪县的地形轮廓（除去南阳村外），颇有些像一只筒箕；华坪俚俚族人居住的很多村落，也很像一只筒箕。我们期待着华坪的俚俚人——乃至所有的华坪人，能够像鱼向东一样始终深爱着脚下的热土，始终坚守着乡土的原真，以自信的坚持、开放的胸怀、坚毅的步伐，去迎接新的挑战、开创新的明天。



目录

001

游出大山的鱼

014

猴爷和扩撒帕

031

丁小丁的婚礼

043

路桥人生

046

放马坪那些傈僳族男女

065

傈缘情殇

078

人神纪事

095

我是毕扒送你回家

101

邂逅的缘分

105

我是谎言

129

蘑菇山枪声



目录	146	鱼阳和俚苏旅馆
	166	追蜂世家
	177	一路情歌一路酒
	197	金叶飘香丁家村
	214	烟语菲菲的塔湾故事
	232	滴水岩惊奇
	238	走出箐箕坪
	258	高级侦查员
	261	几天兵
	272	回家
	278	后记





游出大山的鱼

鱼向东从县城回傩傩村子落脚坪的那天，据说样子很特别，穿着一件旧衬衣，戴着一顶破草帽，踏着一双撒板鞋，低着头心无旁骛地在丛林小路上匆匆而过。



游出大山的鱼

鱼向东从县城回傩傩族村子落脚坪的那天，据说样子很特别，穿着一件旧衬衣，戴着一顶破草帽，踏着一双撒板鞋，低着头心无旁骛地在丛林小路上匆匆而过。

放羊的瓦列扒后来说，鱼向东走的还是当年他去县城读书的那条山路，瓦列扒之所以看见鱼向东从丛林小路上回来，是因为瓦列扒这个不会放羊的家伙就喜欢把羊围在路边望过路的人，凑热闹是瓦列扒一惯的毛病。

落脚坪是个傩傩族寨子，乍看就是一个大笕箕，寨子四面环山、青山绿水，很美但很穷，村子里的人吃洋芋吃苦茶吃苞谷面，很多人没出过村子，更不要说去县城，祖祖辈辈都穷得无可奈何，穷得走不出落脚坪。

第二次走出落脚坪失败，让鱼向东特别失落。

小时候，鱼向东听阿巴（爷爷）说过：“落脚坪就是一个大笕箕，我们这个寨子的人走不出去这个大笕箕，即使走出去了，不管你走得有多远，你还得走回来，就像笕箕里的豌豆，最后都滚回笕箕中央，落脚坪人也一样，滚回来娶老婆、生孩子、吃洋芋，喝苞谷酒到老死。”

鱼向东那时过3天就满12岁了，在村子里的小学读五年级，鱼向东对阿巴说：“我不信，我就能走出去，我就要走出去，阿巴你信不信。”阿巴的脸顿时阴沉起来，鱼向东怔怔地望着阿巴，感到自己做了一件不可饶恕的错事。

四周阒无人声，树林空旷，现在鱼向东才想起，阿巴的话又应验在自己身上了。阿巴一语成谶，鱼向东又沿着原路走了回来，毫无选择余地，这是事实，鱼向东佩服阿巴说的话。

县城在落脚坪的东面。落脚坪在县城的西面，鱼向东不向东，从东面退了回来，如一件不合格的产品，一股脑地砸回原产地落脚坪。

鱼向东没有带什么东西回来，还是和去年去时一样，就一套很旧的行李。当年去县城读书从这条小路走出去，去年从这条小路进城，现在又从这条小路走了回来，走走回回，来来去去，山路是个先哲，鱼向东似乎听到山路苍茫悠远的忠告：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你总得回落脚坪来呵。

村子里没有人对鱼向东走了又回来，回来又走再回来的怪事感到惊奇，鱼向东现在才明白，阿巴说的关于村子里的人走不出去的结论，寨里的每个人都理解得那么深刻、那么彻底。

走进山寨，鱼向东远远就看见衔着长烟锅坐在木楞房门槛上的阿巴。这时，鱼向东忽然发现阿巴是个先知，阿巴已经知道他注定要回来，而且就是今天，因为阿巴以前从来不会坐在门槛上，门槛是傩傩人极神圣的地方——门神的位置不可随便亵渎。

鱼向东家的门正对着走进寨子的坳口，鱼向东一眼看见阿巴是因为阿巴的头帕顶正对着太阳光，在鱼向东眼里是一团火焰，阿巴是一团火，阿巴神圣地迎接他，却忍心褻渎了门神。

多少年以后，鱼向东才感觉到，从人们淡得毫无生气的眼神丛中穿过去，走到目的地却是一片阳光、一团火焰，这对于鱼向东的精神支柱将是无法比拟的动力，就因为这，鱼向东从阿巴关于寨子的人走不出去的定性结论：娶妻生子，吃洋芋，喝苦茶，喝苞谷酒以外，还做了一些在傣傣人眼里有些离经叛道的事来。当然，这是后话。

鱼向东走进家门时的样子显得非常坦然，被生活激怒了的父亲夫波扒用一双威严的眼睛审视着儿子，儿子身上没有什么落难的痕迹，也没有什么发财的特征，却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而且有种诡异的成分，自己的威严被这种东西驱赶得无影无踪。

作为父亲的夫波扒好一会儿才从这种失落感中挣脱出来，儿子叫了一声阿爸之后再不理睬他这个做父亲以来养成的特定的尊严，而去自顾忙自己的事。

十年后，鱼向东对朋友说，当时是他的人生临界上产生质的裂变的起点。

那年鱼向东从中学回家时一点儿也没有现在这种无畏感，那年鱼向东要命地向阿爸说出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五个字：没考取中专，就再没有勇气说出是否可以读高中的愿望，好像除了读书蹲单位盖章领工资就是笨蛋、就是混蛋的样子，那年阿巴还是那副慈祥的样子：“考不取没有什么，考取了也未尝不可，祖祖辈辈不就这样过来了。”鱼向东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

鱼向东从城里回来的第一个晚上去找了社长瓦渣扒，据说他们两个喝了好几瓶苞谷酒，吹壳子吹到凌晨一点，好像吹的是如何找钱，这对于没有什么稀奇事的落脚坪来说，是一条新闻。

第二天，脸上浮着一元钱颜色的哇哈扒说，鱼向东带回一大包钱。

关于钱这东西，几十年后鱼向东谈其作用时，只是淡淡地说了半句话：“钱嘛……”然后就把嘴闭成一个弯弓。

当年初中毕业回来的鱼向东无缘搞成像科技致富、地里刨出金子、回乡青年一年成万元户等等出类拔萃的典型，也注定找不到像倒卖木材、拐卖妇女，或卖假手镯、假药材之类的横财。于是夫波扒对儿子量材施用的安排是去放羊，放一大群羊。在寨子里，年轻的小伙子去放羊，是最羞耻的，这等于在使用一个傻子或哑巴，但鱼向东无所谓，能和阿巴天天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件幸运的事。

阿巴是寨里的强者，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他都以一种精神抖擞的形象出现在寨子人的眼前，他喝酒不醉在傣傣人眼里是个圣物，再加上能吟唱12个章节的创世史诗就显得更令人尊敬和爱戴了。当然，新中国成立前，他是

